

中国新文学 作品选评

孙昌熙 朱德发 臧恩钰 主编

下

本书其他编委

顾圣峰 梁积荣

李仁和 张 瑞

马 力 董振泉

姬学友 戴志强

中国新文学作品选评(下册)

孙昌熙 朱德发 戴恩远主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沈阳市南京街6段1型2号)

朝阳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 220,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5

印数: 1—4,000

1989年6月第2版

1989年6月第2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一心 责任校对: 申 木

封面设计: 邹本忠

统一书号: 103713·0

定价3.00元

ISBN 7-5382-0320-6/I·14

下 册 目 录

悼鲁迅	林语堂 (1)
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	宋之的 (5)

名优之死	田 汉 (15)
五奎桥	洪 深 (19)
雷雨	曹 禺 (24)
日出	曹 禺 (31)
上海屋檐下	夏 衍 (36)
夜上海	于 伶 (40)
海国英雄	阿 英 (44)
放下你的鞭子	集体创作 (48)

给战斗者	田 汉 (61)
手推车	艾 青 (76)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艾 青 (79)
黎明	何其芳 (85)
生活是多么广阔	何其芳 (87)
我用残损的手掌	戴望舒 (90)
哭亡女苏非	高 兰 (93)
宝贝儿	臧克家 (102)
发票贴在印花上	袁水拍 (104)
雨后	陈敬容 (106)

金黄的稻束·····	郑 敏 (108)
悲愤的人们·····	绿 原 (110)
王贵与李香香·····	李 季 (115)
漳河水 (节选) ·····	阮章竞 (140)
华威先生·····	张天翼 (148)
在其香居茶馆里·····	沙 汀 (158)
腐蚀 ·····	茅 盾 (175)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 (180)
李有才板话 ·····	赵树理 (198)
金锁记 ·····	张爱玲 (204)
荷花淀·····	孙 犁 (207)
寒夜 ·····	巴 金 (217)
围城 ·····	钱钟书 (221)
我的两家房东·····	康 濯 (224)
高干大 ·····	欧阳山 (248)
虾球传 ·····	黄谷柳 (253)
财主底儿女们 ·····	路 翎 (257)
在医院中·····	丁 玲 (263)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	丁 玲 (286)
暴风骤雨 ·····	周立波 (291)
新儿女英雄传 ·····	袁静 孔厥 (297)
白杨礼赞·····	茅 盾 (301)
屈原 ·····	郭沫若 (305)

法西斯细菌	夏 衍 (312)
风雪夜归人	吴祖光 (316)
同志，你走错了路	姚仲明等 (323)
白毛女	贺敬之等 (330)
升官图	陈白尘 (335)

(* 者为存目，附“内容梗概”)

悼 鲁 迅

林语堂

民廿五年十月十九日鲁迅死于上海。时我在纽约，第二天见Herald-Tribune电信，惊愕之下，相与告友，友亦惊愕。若说悲悼，恐又不必，盖非所以悼鲁迅也。鲁迅不怕死，何为以死悼之？夫人生在世，所为何事？碌碌终日，而一旦瞑目，所可传者极渺。若投石击水，皱起一池春水，及其波静浪过，复平如镜，了无痕迹，惟圣贤传言，豪杰传事，然究其可传之事之言，亦不过圣贤豪杰所言所为之一。孔子喋喋千万言，所传亦不过《论语》二三万言而已。始皇并六国，统天下，焚书坑儒，筑长城，造阿房，登泰山，游会稽，问仙求神，立碑刻石，固亦欲创万世之业，流传千古。然帝王之业中堕，长生之药不到，阿房焚于楚汉，金人毁于董卓，碑石亦已一字不存，所存一长城旧规而已。鲁迅投鞭击长流，而长流之波复兴，其影响所及，翕然有当于人心，鲁迅见而喜，斯亦足矣。宇宙之大，沧海之宽，起伏之机甚微，影响所及，何可较量，复何必较量？鲁迅来，忽然而言，既毕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鲁迅常谓文人写作，固不在藏诸名山，此语甚当。处今日之世，说今世之言，目所见，耳所闻，心所思，情所动，纵笔书之而罄其胸中，是已。使鲁迅复生于世后，目所见后世之人，耳所闻后世之事，亦必不为今日之言。鲁迅既生于今世，既说今世

之言，所言有为而发，斯足矣。后世之人好其言，听之；不好其言，亦听之。或今人所好在此，后人所好在此，鲁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后世或好其言而实厚诬鲁迅，或不好其言而实深为所动，继鲁迅而来，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涛起伏，其机甚微，非鲁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但使波涛之前仆后起，循环起伏，不归沉寂，便是生命，便是生长，复奚较此波长彼波短耶？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人间世》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肯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至于轻轻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语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

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己，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人生，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馋鬼，牵钻鬼，串熟鬼，邈遏鬼，白瞽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于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肿，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

廿六年十一月廿二于纽约

评 介：

本文作于1936年11月22日，最初发表在1937年1月1日发刊的《宇宙风》第32期。

作者林语堂（1895——1976），对于喜爱现代文学的读者来说，并不会感到陌生。但由于他以一个自由资产阶级的作家而终于站到了新文学阵线的右翼，这在以政治倾向作为评价作家主要标准的那个时代，自然要遭到冷遇乃至否定。特别是因为他同鲁迅意见相左，受到

鲁迅的批评，后来便得到了“反动文人”的恶谥。其实，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对他的批评完全是朋友式的。当时他们还是“语丝派”的战斗伙伴。而关于“费厄泼赖”精神的提倡，林语堂不过是对鲁迅胞弟周作人所作的响应罢了。鲁迅当年曾对“费厄泼赖”精神进行了批判。事后，林语堂仍能以服从真理的可贵态度发表漫画和杂文，赞许鲁迅的打狗精神。而且在“三·一八”惨案前后，又同爱国青年并肩战斗，以至遭到反动当局的通缉。不久，林语堂就转到厦门大学，并荐请鲁迅南来厦大一同执教。在三十年代新文学界出现左右对峙的局面以前，林语堂和鲁迅交谊颇深，过从甚密。然而，这一段历史已为今日许多青年所不详。

本篇文情并茂，在一般悼念文章中亦堪称上品。作者以诚挚的友谊和坦荡的胸怀追述了他同鲁迅的相得与疏离，以及在这即离之间他对鲁迅始终不渝的友爱与崇敬。更为可贵的，是作者用他那纯熟的漫画式的粗犷笔法为我们勾勒出鲁迅“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动人形象；并且将鲁迅置于古往今来的寥廓背景之下，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人生显示出这位伟大叛逆者在心态上对于一切圣贤豪杰的历史超越。这深刻见地庶几可以移作“民族魂”一语的恰切注解。

本文用文言写成，不仅言简意赅，而且情感的抒发在抑扬顿挫的节奏下更加酣畅动人。素有“幽默大师”之称的作者，不拘常格，仍以庄谐杂出的谈锋来缅怀亡友，这在悼文的写法和风格上，亦可谓别树一帜。

（李景彬）

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

宋之的

一

春被关在城外了。

只有时候，从野外吹来的风，使你嗅到一点春的气息，很细微，很新鲜，很温暖，并且很有生气。在这种感觉里，你可以想到，河许已解冻了，草已经发芽了，桃花也在吐蕊了吧！

但我却出不了城。

一整天，我所看见的，是灰色的墙，灰色的土，和穿着灰色衣裳在街头守望的兵。

我气闷而且窒息。连行动也被强度的限制着了。出城，要通行证；到街上去，要好入证。并且七点钟已经开始戒严了。为了免掉那些灰色同志对你取攻击式，端起枪来，并且对准你的脑袋，我只好一个人关在屋子里。

而我的屋子，又恰巧临着街。一整夜，我全听见扳枪机和喊“口令”的声音，这在深夜里，特别加重了恐怖的氛围。

二

同事间已经有人佩着“好人证”来上课了。

他们，多半用别针把那证别在前胸上，很象一块招牌。
因之，休息的时候，大家就开着玩笑：

“禁止招贴！”老吴指着老孙的前胸说。

“零整批发！”老孙回答一句。

“大减价三十天！”

“此处禁止小便！”

大家全哄笑起来。

“好人证”分五类，象花生牙梨瓜子那样的把人也鉴别了货色。譬如我，因为没铺保，虽说有职业，有乡友保，也只得一个三等货，椭圆形的，勉强允许居留。

至于我的厨子，却是道地的一等货，把正方形的牌子悬在胸前，对我也骄傲起来了。

我和我的厨子，竟差了两等。比起他来，我是次一等又次一等的好人。——我气闷。……

他在厨房里又唱起来了。

“桃花江是美人窝，美人窝里没有我！”

象说话似的，——这一等好人！

我听见他唱这歌，已经不止一次了。但这次，却异样的刺耳。在那声音里，我辨别出一种对我示威的意味。我应该更正他这坏习惯，一定要。

三

“新闻剪集。”

（“本报特讯”：昨日午后，有一小贩，行经南门大

街，形色张皇，经巡行之警士检查，于帽沿内得铜元一小枚，察系匪探标记，乃送军法会审处严惩云。）

这几天，检查行人似乎特别严了。那检查方法不免使我们时刻担着心。帽子里夹着纸，或是口袋里放一个铜元的全是匪的标记。这结果，是使人无论什么也要留点神。

太原的事，是素有“不彻底”的称谓的。譬如禁烟吧，不准吸鸦片，却准卖药饼。禁与不禁，只在一个名称。鸦片一名之曰药饼，就可以公开发售，被视为良丹妙药了。

但这次的禁书，却似乎是非常彻底的。在公安局公开的禁书目录中，不仅仅是张××章××那些三角形的五等货遭了殃，就连李阿毛博士也凑了数。凡白纸上写黑字的，大概是全有些危险的嫌疑吧！

我的厨子在他那好人证上，又有了新的花样了。

把四方形的好人证镶了边，且蒙了一层绿色玻璃纸。悬在胸前，就更显得与众不同。因之，在把饭端给我的时候，就特别在我面前停留了一小会，那意思，我很知道的。

四

“新闻剪集。”

（“本报特讯”：我军第×××团，约一千五百人，于十九日夜，在灵石山侧驻扎。深夜中突闻集合号声，呜咽响起，军士不察，乃往吹号地点作紧急集合，不意竟被匪军包

围，全部缴械。我团长×××，见事不妙，遂自决身死。匪约一二百人，吹我军之集合号，预设狡计。其狡诈恶毒，有如此者。）

我特别怀念着春。倒也想去领通行证了。我需要疏散，整天关在屋子里，望着院内扬着的沙尘，所有的思想和情感全都麻木了。

今天下课，我便把好人证仔细地别在左衣角上，用上衣的口袋作掩护，朝柳巷出发了。我预备去拍一个二寸照片，缴到区里转公安局去领通行证。

但那结果却不大好。才走到路口，一个灰衣的同志便截住了我，并且端着枪，象就要射击似的。

“站住！”

“怎么？”

“好人证呢？”

我默默地把那椭圆形的牌子从口袋里请出来，他便沉下脸：

“以后不准放在衣袋里！”

染着一种浓烈的受了侮辱的感情，我却默默地走开了。

“天光”“科达”，所有照相馆的门前，全拖了一长串的人，拥挤着，象等候着买火车票似的，一个挨一个。以致我不能挤进照相馆的门。

原来这些人也全是领“通行证”的。因为是公费照相，所以就特别拥挤。甚至有的人情愿在门前停留一整天，并且受着照相师的叱骂，也很高兴。

但我却被摒弃了。

路口的纸烟店虽然也竖着一块“领通行证登记处”的红纸招牌，象本店代理发行那样的，我却没有去登记，我只是——在街上徘徊。

非常的疲倦，非常非常的疲倦……

五

“新闻剪集。”

（“本报特讯”：汾阳来客谈，汾阳西郊××村，有娶亲者，当花轿进门时，迎亲亲友，均拥集呼喊，并大放爆竹，恰有一飞往前方之飞机由此经过，居高临下，窥望不真，以为有匪来扰，乃掷炸弹数枚，结果伤亡数十口，状甚凄凉云。）

好几天没展览会了。

我的厨子突然跑来告诉我——他知道很多事，很多很多的事。——今天又要杀人了。一共九个，其中四个是女学生。

不一会，他就跑得无影无踪了。那时间，正是下午一点钟，我想他大概是凭了他那一等好人证的资格，到街道上去探望去了吧！

我奇怪着这风俗，同时想起了旧小说里一些劫杀场的描写。

正是那里的描写，现在又复活在太原市上。

一说杀人，很多老太婆，小孩子，年轻的媳妇，以及有闲的男人，便从早晨起，守在街头了。人很多，有的且特别穿了新衣服，打扮得花团锦簇，象参与盛会那样的，等待

着囚车。除了这些特定的守候人以外，囚车后面，随了军号嘀嗒声，还拥挤着很多人。

英雄们劫夺杀场能够改装为变戏法的，卖艺的等等，停留在人丛中，据此看来，倒有些逼真了。

这杀人展览的风气，是颇使人感到一种狰狞的恐怖味道的。

和这“杀人展览”相对照的，还有一种奖励告发的条例，也是很容易激动存心厚道的人的悲愤的。

凡告发者，立赏法币一百元。一百元且是法币，自可诱导许多人来上钩。但钩来钩去却发现了如下的一则新闻：

（“本报特讯”：山大被传学生×××等七人，已于昨日讯明释放。缘山大有校役刘×者，惑于赏洋之厚，遂诬栽该生等有××嫌疑，因以被传，经军法会审处严厉审讯之下，知刘×告发之情形，全属子虚，该生等已于昨日出狱云。）

接着这新闻，是在临时公布的死刑十二条之外，又添了一条：“告发人倘有诬栽等情事者，立即枪毙。”

但我想这已经迟了。在许多杀人的展览会上，就难免没有个把冤枉的吧！至少，那七个学生的被毒打，是很使我们毛骨耸然了！

但今天，我的厨子却空跑了一趟，那几个学生要被杀头等等，原来全是谣言。他仿佛是十分气愤的又在厨房里自言自语了。

六

“新闻剪集。”

（“本报特讯”：昨日距城三十里之西山土窑内，发生一大惨剧。缘近日流言所播，草木皆兵，西山居民，恐遭匪扰，均避于一土窑内，该窑年久失修，忽然坍毁，当场压死百姓七人，伤十……人，厥状极惨。）

“流言所播，草木皆兵”，这实在是太原市上最真实的写照，报纸上既天天在吹散着触人心魄的新闻，人嘴里又传说着一些怪奇、但多半是恐怖的消息，在这样的时候，也难怪正太车站上有人满之患，有钱的人纷纷离省了。

不过倘把这般消息，和娶亲被炸那一段对照起来，就难免要使人发生一种猜想。土窑既可避难，想来也就有些坚实，断不会刹那间就突然坍毁；其所以突然坍毁的原因，也说不定又是“窥望不真”之所赐了。

可是城里这几天的恐怖空气，却也真使人嗅到死味了。谣言象火一样的燃烧着。人们全彼此警戒着躲起来了。

昨夜六点钟就戒了严。不仅是路上断绝了行人，并且有大批警车出动，据说是飞机场那儿出了事，有十几个带手枪的探子被擒获了。

这消息使得全城都颤栗着，连太阳似乎也变了颜色了。

幸亏这样，我的厨子算是一天没出门，只寂寞地在厨房里唱他那“美人窝里没有我”，不然他也许又趔脚去到海子边，炫耀他那一等好人证去了。

七

今天到学校里去，才听说那在飞机场被擒获的十几个人，原来却是到陕西去的教育考察团团员。这才大家全放了心。

但我的厨子，却又不知在什么时候，出走了。吃早饭，没回来，晚上下了课，还没有回来。

我带着极大的诅咒和憎嫌，下了最后的决心，心里想：“还是让他滚蛋吧，带着他的一等好人证！”

八

非常的意外，意外得使我惊愕了。

那厨子，到今天早晨我才知道，是被抓到公安局去了。并且还——罚了五块钱。

为了说明这事，我特别剪下一段报，贴在下面：

“……绥署昨日公布：佩带好人证，一：不准污毁，二：不准罩似任何布面或纸面，三：不得遗失，四：不得私授匪类。倘犯一二两款，处百元以下罚金，犯三四两款，处五百元以上罚金或死刑。……”

我的厨子就在这条例下被捉将进去，回来的时候，好人证上已没有玻璃纸，并且背又佝偻起来。

我是多么的怀念春啊！

评 介：

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最初发表于1936年9月5日《中流》创刊号。在当时由左联辛勤开垦、耕耘的报告文学园地里，